陕西工人报

机床神医

——记西安仪表厂工人叶培根

惠焕章

“——喂，小陈吗？我是叶培根，你的床子变速箱可能在近期要出毛病，你留点神。”“好的。”小陈放下电话，不几天，果然变速箱的齿轮宣布“罢工”了。

——叶师傅，请帮个忙！一位同他年龄相仿的老工人面有难色地站在叶师傅面前：“那个破床子，我们四人折腾了三天，还是找不着毛病在哪里，您给看看吧！”“不用看了，你查查床头箱。”这是叶师傅大老远从车床声音作出的判断。老工人领着弟子们按照叶师傅的指点，很快查明了症结所在，果然是床头箱。

叶师傅的“神”真是名不虚传。一位工程师感叹说：“叶师傅，不简单，哪怕跟他干一次活，自己的无知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放牛娃出身，只有扫盲班文化程度的他，是怎样练出这手超凡技艺的呢？

二十六年前，他从北京调到西仪厂，多年的“牛郎织女”团聚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他分配的是机修车间，修车床。那一个套一个大大小小的齿轮，一堆又一堆的螺钉螺帽，直看得他眼花缭乱，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那时他已经是七级工了，在北京搞建筑安装，技术上谁不服气，人民大会堂、北京展览馆、历史博物馆，哪一个他不是一马当先，立下了汗马功劳。调走时领导哭了，心疼得象挖走身上一块肉。可现在呢？什么也干不了，工资却比别人高……他的心神不定了。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照样可以混到退休。”

可这能对得起组织？组织把他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七级工，花气力从北京调到妻子身边，难道就是让他变成个大闲人？他心头一热，浑身来了一股劲，索性家也不回了，去车间……从那时起，他完全变了个人，把自己从七级工的位置降到了学徒，虚心向人请教，积极投入实践，白天搞不懂的，就加班加点，带回家琢磨，半夜三更捣咕，咬着牙，硬是把一个个难题解决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修了一台336K型六角车床，试车时，对方惊喜地叫道：“不瞒你说，这床子好几位师傅都修过了，我们正准备打报告报废，没想到你把它修得比新的还顺手。”

他更加勤奋，对自己要求更高了。他文化低，底子薄，工程师、技术员、师徒们、儿女们都成了他的老师。他还购买了300多本专业书籍和文化教材，做了20多本学习笔记。从扫盲班、小学、中学，直到对国外一些机床高科技资料也能看懂了。

1988年，“西仪横河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各项开业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不料由日本引进的三台KG—10（SP）型干燥炉的说明书丢了，负责业务指导的日本专家小林先生，依着自己的印象安装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人们将叶师傅请来。叶师傅看了机器后，凭着精深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顺顺当当地安装好了。在场的中国人惊喜，日本专家更钦佩。

二十多年来，全厂1000多台车床，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凡经他手修理过的，他都记在心上，对每一台的特点、进出车间次数及日期都能说得不差分毫，就象一位高超的医师，满脑子机床的“病历”档案，不仅能及时预测每台的“发病”日期，而且只要一提哪台出了毛病，十有八九能说出“病”之所在，“医治”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机床神医”的绰号就这样传出去了。

艳遇（小说）

曹忠德

我在发电厂工作五年，一直干的是苦力——外线电工。每天登高爬梯，风吹日晒一身的黑。

阴差阳错，我突然被借调到厂长办公室，哥们儿美美庆贺了一番，堂而皇之称我“厂长秘书”。其实我在厂长办公室只是打水扫地，分送报纸文件而已。每日早晨，当我提上水瓶往锅炉房走时，身后总“哒哒”响起一串高跟皮鞋声，光滑的水泥地面上这响声特别有力和果断。五年的风雨甘苦，使我自卑得不敢抬头瞧一眼。

“您提四个水瓶不沉吗？”这声音蜜一样甜，我抬起头来，立时双眼发直，不敢相信眼前竟是她——我们厂漂亮的团委宣传委员高雅，她长得象她的名字一样不失风采。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以后每次路经锅炉房前，高雅总不失时机地跟在我后面，甜甜地说一声“您好”，我则“嘿嘿”一笑。

周末，我和铁哥们儿闲聊，大伙儿同声说高雅对我有意思了，当然不是一般的意思。

我有些莫名其妙。渐渐的，我发觉高雅的确真对我有意思了：餐厅里她喜欢和我同坐一个桌子，而且喜欢坐在我旁边或对面；路途相遇她必和气可亲地道一声好；还亲临过好几次我乱七八糟的宿舍。一次，高雅坐在我床沿边问我家住在哪条街上。

我说：“我家在三十公里外的农村。”

高雅立时显得别扭而不自然：“难怪你能这样吃苦，听说厂长很看重你，要培养你当办公室主任。”

我吃惊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会，厂长连我的名字还不知晓呢。”

“你是临时借调来的？”

“我在外线电工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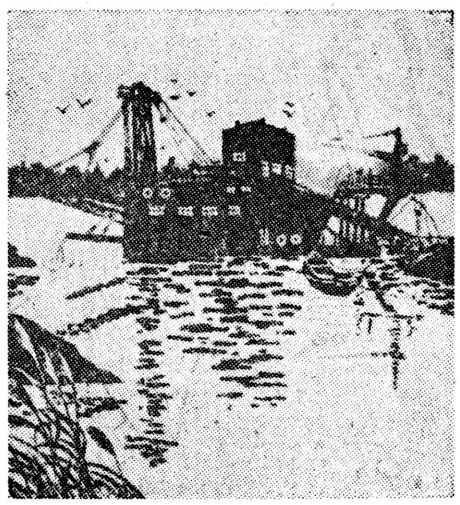
高雅默默离去了。

从此，我的身后再也没有响起“哒哒”的高跟皮鞋声。

我把这事给哥们儿讲了，他们说：“这样的娘们儿送上门也甭要，你还是回到外线电工班来吧。”

我感到很宽慰和自豪。

现在，我当了外线电工班班长，高雅也进入大龄行列从团委退了下来。听说还没找着对象。



江上采金（木刻）

江存孝作

汉江纤夫

朱宝荣

你拧紧峥岩跳动的脉络，拧湿了那支被风雨剥蚀的纤号；

你站在静狞的礁石上，被挽杆倒挂有如雁子般袅袅的身影。

你拉纤，在夜与昼风与雨的日子里，把带血的号音从波峰浪谷甩来甩去，连同目光一并撞碎，凝成了一堵历史的回音壁，泪水让沙滩痛饮，痛苦让江水流尽……

你渴望宁静。在没有风没有雨的日子里，龟裂之心将要撕碎，在颤栗中期冀：

竿起穿破云层的挽杆，升起补牢希望的白帆。

等待一阵狂飙的风。

等待一场如鞭的雨。

在等待中一口一口咀嚼着烈性的酒和苦涩的梦涌动起殷红殷红的血液吧！撩拨起拚搏的希望……

于是，你把纤绳搭在山的背脊，把号音凝在心底，连接着黑夜和黎明延伸着痛苦和希冀……

直到那一天来临

——你早已分化成江边一块竿立的峭壁……

马与伯乐

马力

我犯了一个错误，作完小说《附骥》，竟拿给苏逸仙看了。他颇愤然，大约是认为作品中那位欲附千里马而远行的人，活画出了他本人的形貌与魂灵。这位已届耳顺之年的苏副总编，是常以伯乐自诩的。

我只认为他怪好笑。我也感觉出，他忽然对我冷淡了许多，亦从背后戳过我的脊梁骨无数次。说时下的青年，皆属忘恩负义之辈，全不懂得传统美德，竟将伯乐一蹄踹倒，真是无比的可恶！

众人听后皆淡然一笑。苏逸仙对我调入报社是出过力的，因为我爸爸是他的老上级。几年来，我干得还算出色，影响一天天大起来，他当然要充当伯乐的角色。干部述职时，他曾将发现我这个“人才”作为一大政绩而津津乐道呢！

可我是在写小说，是在讽刺那种发现千里马而又恨其驰骋的所谓“伯乐”。堂堂的副总编，神经为何如此脆弱，偏要对号入座？

后来，《附骥》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头条；接着又被《文学选刊》转载，居然还获得了优秀作品奖。在报社众人眼里，我更是千里马无疑。而愈这样，苏逸仙的痛苦愈深，牙齿也就愈咬得响。

再后来，我被调到省委宣传部负个小责任。办完人事手续后，竟在报社门口碰见了苏逸仙，我很尴尬。

或许他早就等在这里，见我走近，一张胖脸笑得不能再温和，真乃和蔼慈祥一老翁。

“人走了，可别忘了报社。以后，说不定有什么事情要拜托你，可要关照哟！”说完，他先自笑了，干干的。

那缕嫉恨呢？那排遣不尽的恼怒呢？我真又有点替他难受。那么一把子年岁了，只有在官位面前，才显露出儿童般的畏怯。

“放心，我不会忘记您。”我说，很难讲话里没有调侃的意味。

他竟满足地笑了，很可怜：“我也快退下来了，可我还想再干几年。一来，把报社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二来，我想等到下次评上高级职称再退。这全得依仗你了。”

我心里猛然涌起一缕快意——堂堂正正的苏副总编，居然也有这等模样！是想叫我这匹“千里马”载着他这位“伯乐”奔上一程，还是以我之“鸿翔”托举他飞舞于万里蓝天？

我叹口气。

幽默二则

教授说：“我们已经了解了‘谎言’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进了我的论著《关于谎言》一书中，你们谁读过这本书？请举手！”

全体大学生一下子都举起了手。

“太好了！”教授说：“我们这节课有了个很好的例子。我的书尚未出版。”

※※※

读者：“在你写的小说中，怎么都是动物，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物？”

作家：“让野兽来说话，就谁也不会来找麻烦。”

本版编辑 叶广苓

刊头设计 王洪斌

煤工

范俊德

我是带着
牵着一束光芒而来的叮嘱
我乌黑的姓名
不仅意味着汗水也是乌黑的
而且还意味着燃烧的心
虽然有人投来睥睨的目光
我依然烧热他餐桌上的辛酸
也许姑娘们不屑与我同行
我依然烘暖她们冬夜的梦境
在这呼唤燃烧的时代
我不愿更名改姓
我的名字是太阳命名的
更改记忆就抽掉了生活的支柱
死矿井会沉积为
真正的黑漆里挖出的冷冰冰
我挖掘的岁月
用我的爱大地深埋的厉愿
能开采的情使它醒
能燃烧的不是真正的冰沉冷埋
我不相信乌黑的姓名
只能在炉子里发热
却不能在心灵中闪亮
我是带着太阳的叮嘱
牵着一束光芒而来的
我是煤之魂

优质
国家银质奖
如意电视机
RUYITV
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

本报社址：西安市建新路143号 邮政号码：710003 电话：办公室、广告部：710619 一编室27208 二编室22227转 群工部26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